

品读江西



竹树争作武宁人

□ 刘 华

武宁，一个能让人情不自禁为它歌之舞之的地方。

某年，偕朋友从庐山下来，到得庐山西海的观湖岛，踏着林间夕照，登双塔而览山水，但见绿岛千座沐浴粼粼波光，金晖万顷装点一湖仙子。而最迷人的景色，乃是静。静呈现为视觉形象，扑面而来，尽收眼底。仿佛一种羞笑，一种媚眼。又仿佛阔大无边，是一道可任由想象描画的天幕。

于是，我的朋友夫妇顾自忘情于双塔，投入浩大的寂静，一个凭栏高歌，一个翩翩起舞。歌者舞者，没有配合的意思，都服从于自己内心的导演。至于当时唱的是否情歌，记不确切。我想应该是吧。

山水武宁，宜于舞蹈，宜于歌唱，宜于写诗作词。早年我造访九宫山，曾记录不少朴实且有回味的山歌歌词，其中一首情歌细节生动得出奇：“我跟你哥隔道墙，餐餐吃饭想着郎，我吃什么麻留条腿，吃个鸡蛋留个黄，情哥喂人家疼姐我疼郎。”

歌词经重新谱曲，在大型民俗风情歌舞《赣傩的表情》中演唱，并收入民歌歌曲《赣鄱谣》。那台民歌组曲是第一次亮相于国家大剧院的江西剧目。

武宁人上山干活也是曲不离口的，于是，便有了又名锄山鼓的打鼓歌。最出名的一首，早在20世纪50年代曾被国家级音乐学院当作教材。几近20年了，在去九宫村的半路上，于上扬乡会议室歇息时，有两位女歌手一道为我们唱起来——

我们山歌牛毛多，黄牛身上摸一摸，吓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老歌手，填满十个九个八个七个六个五个四个三个两个一个山窝窝……

酣畅淋漓的歌唱，仿佛把全身心调度起来了，气在运行，血在奔涌，心在跳跃。方言因为被赋予旋律而变得粗犷优美，歌词因为得到气韵而变得耐人寻味。歌声如一阵清新的山风，令困乏的身体顿时清爽振作；歌声如一碗甘醇的谷酒，令平静的内心陡然亢奋起来。任何听众，稍稍熟悉曲调之后，大概都会忍不住投入歌声，用自己的心情和声音，或者，用怯怯的、躲藏在嗓子里的哼唱尾随其后。

九宫山坐落在赣鄂两省交界处。传说当年闯王李自成战死在山那边，朴实的湖北人一心为着清白名声，可能更担心日后有口难辩招惹是非吧，也不怕累，竟悄悄扛着他的尸首翻山越岭，把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扔到了江西境内。山这边的武宁老表当然也不肯平白无故受此冤枉，又把尸首扛回去了。也不知闯王最后怎样入土为安的。

当年打发出闯王冤魂的武宁老表，大概就是九宫村的先人。见到来客，九宫村人一起拥在村委会主任家门前。他们起初只是看热闹，当鼓师唱了几段山歌后，一个个按捺不住了。他们的表现欲有一个渐进过程，先是在门口挤占比较显眼的位子，同时，辅以开怀大笑或激动的告诉，吸引屋里的眼球；然后，借机哼上一两句显露才华，人也乘机进了屋。一旦我们眼前一亮，邀请其唱歌，他们反倒要扭扭捏捏一会儿，让人费尽口舌着急。真正能够说服他们的，还是歌声。他们最终拗不过自己的歌兴。

两位鼓师，一高一矮，坐在厅堂里边击鼓边唱。抱在怀里的鼓，像常见的腰鼓，鼓槌却简单，一截竹篾带有指头大的竹节。高个子鼓师年纪较大，声音既轻又含混，矮的倒是能唱，却老是忘词。一旦忘词，便是群情激昂，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帮他凑。也难怪，上次大家在一起唱山歌，恐怕还是当公社社员的时候。

兴头上，先后有壮实后生和年轻妇女挺身而出。那女子一直毫无顾忌地咯咯笑，歌声老是被自己响亮的笑声打断。最后，她的歌声甚至她红彤彤的圆脸紧绷的身体，都被自己的笑声淹没了。在那个访问民歌的秋天，我到过不少地方，每每要求歌手唱几曲，他们总是以“黄”为由不肯轻易启齿。看来，民间把爱情视为洪水猛兽的时代烙印还是很深的。九宫村则不以为然，九宫村虽有几分含羞，一旦开怀却是痛快淋漓。

九宫村索性打起锄头，在村边禾田里摆开阵势，为我们展示劳动的艺术。开场之前，村委会主任笑嘻嘻给每个参与者发了一包香烟，这可能是当村委会主任的领导艺术，他发烟的动作很有性格，盯住人家的衣袋一塞就是，自然且

麻利。

在刚刚收割完的禾田里，劳动不过是装模作样，慵懒的锄头也就对鼓点漫不经心了。两位鼓师在排开的队伍前面不断走动，击鼓而歌，一唱众和。要是回到从前，谁若偷懒，鼓师就会贴近他，用鼓声给予鞭策。所以，锄山鼓又称催工鼓。它是山野里的督战队、田园中的司号兵。可是，它是人性化的，是温情体贴的，它用热烈的节奏激励着那些经过锻打、淬火的锄头，它用飞扬的歌声感召着那些负重劳作的人。当情绪被充分调度，队伍里的后生与鼓师对唱起来，中间夹着多人诙谐风趣的串唱，而在场的人全都投入伴唱，有时则变化为集体的领唱。伴着鼓点的歌声此起彼伏，参差不齐，造成忽远忽近的声音效果。活跃的气氛撩逗得人想纵情歌唱，活跃的形式鼓舞着歌手的自信心，哪怕嘶声吆喝。

尽管只是随意演示，我也感受到锄山鼓独有的魅力。它把平凡的劳动艺术化了，或者说，这种艺术植根的土地是劳动者的身体，是劳作中的身体感受，譬如疲累和饥渴，譬如时时似浮云掠过的心思。这还不浪漫吗？连脉搏、呼吸和喘息都变成了山野上的歌声！而劳动因为尽情尽兴的歌声，成为生命的舞蹈，身体的狂欢。多么盛大的狂欢！

后来我得到连续去鄂西的机会，连续欣赏到与锄山鼓如出一辙的薅草锣鼓歌。鄂西让我意外。意外的还有“蒸格子”，和兴国被誉为“四星望月”的那道蒸菜也是如出一辙。散落在江西的两道文化符号，与鄂西究竟有着怎样的瓜葛呢？

我无意探究。关于起源，各有说法，各自且有多种说法。然而，就锄山鼓和薅草锣鼓歌的生长环境来看，鄂西与武宁极其相似。崇山峻岭。高树修竹。林瘴升腾。荆棘遍布。鼓声歌声，应该也是人与自然交往的一种礼仪吧？

武宁人自古乐于并善于跟大自然和谐相处。如若不信，有诗为证。清人余绍曾有《长墅源竹枝词十首》，作品向往离尘世高远而与天地相近的居住环境，追求优雅、诗意的生存格调，充满自然意趣且富有人格力量。

其一曰：“千家星散住山乡，板屋阴阴竹树凉。一幅桃源图画里，避秦人自道羲皇。”悠悠哉，陶陶然，十分的自在惬意。有此超然世外的其一，必有超然物外的其二：“锄罢蓑笠旧山家，不学耕田学种瓜。白发老翁年八十，一生未到县官衙。”

武宁的当代杰作则是山水环境中的城市建设。如果要评选天下最美县城，我和我的朋友一定会投武宁的票，到过的朋友说起武宁，一个个赞不绝口，只是不知票箱设置在哪里。自从发现它的美以后，有一位老叟仿佛多情少年，哪怕路过此地去谁家，也要绕经美人院前，驻足美人窗下。

山环水绕，依山傍水，三面临水的武宁把水的文章做足了。近20年间，我多次下榻武宁宾馆，早晚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水边；调个方向，换条路线，哪怕往宾馆后面的山上去，道路前方还是水。某个雾蒙蒙的拂晓，我摄得雾蒙蒙的水面上，行走着一艘雾蒙蒙的船，放大细看，那是渡船。早晨是从东边摆渡过来的吗？渡船启发了我，我觉得武宁县城应是巨大的画舫。

后来，我果然坐上了夜游西海湾的画舫，夜游于城市的灯火之间，夜游于星月的倒影之上，夜游于山水的邀约之中。

庐山西海，即柘林湖，建在修河上的柘林水库，位于永修和武宁境内，坝首在永修，武宁为上游。湖水淹没了武宁老县城。水库乃亚洲第一大水电土坝拦河工程。早先，我游湖是在坝首附近上的船，看的是猴岛、蛇岛、鲤鱼岛。某年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生态文化调研，有政协委员以及作家记者参加，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在风景区管委会开个反馈建议的座谈会。

我发言说，昨日游湖遇雨，白茫茫一片，在船上发呆半天，游兴索然；而在调研之前，上网搜索游客反映，居然搜出多篇小学生作文，内容却只有一个：湖中岛上猴子真可爱啊！由此，牵出以下话题：怎样找到庐山西海旅游之魂，怎样挖掘地方的特色文化，怎样在雨雾天气让游客也能一饱眼福，比如能否建造水库博物馆，要知道，水库最能体现时代精神，让后人受益的水库大多建于上世纪中期，而从前筑水库，一声号令便是四面八方，便是千军万马，甚至自带口粮，

甚至义务劳动。如此等等。说到地方文化，我提及锄山鼓、“磨刀李”以及水下的武宁老城。

整个庐山西海旅游大约是各管一段的。在我看来，武宁的西海湾夜游最为出彩。因为它有文化之魂，有武宁的水文化之魂、生态文化之魂、历史文化之魂。画舫穿过一座座桥，仿佛迷走在光影艺术之中。当时，我就想，地方任何能够抓魂的设计，无论景观还是舞台，一定离不开本土文化人的参与，因为惟他们的心血和才情方能灌注于一切设计而不排异，方能让设计充盈属于那方水土的精神气韵，一问，果不其然。

他们的思想和激情是故乡厚土赋予的。到了长水桥，离船行于时空隧道，历史和现实的武宁扑面而来，武宁成为绚丽灯光映照着一幅幅壁画，它是呼之欲出的草龙舞、打鼓歌、采茶戏和傩舞，是引人入胜的山水田园，是幕阜山、九岭山中的珍稀动植物……武宁的精彩被布局在长水桥的十八座桥墩上，而桥下之桥谓桥中桥，实乃文化长廊、景观长廊，前瞻或仰望，但见满目吉祥，因此它也是一道赏心悦目的如意长廊。

多年前，我曾在石门楼镇认识了一位武宁老人。他当过兵，当过工人，教书十来年，再去乡政府工作，退休后钟情地方文化并身体力行学傩，成了率有十多位艺人的傩班领袖。

老人先是从塑料袋中掏出《石门楼“社火”演出步骤提要》，抄有傩戏唱词的笔记本和石门楼傩的介绍文字，接着引我去看陈列在文化站的傩面具，有傩神、开山、钟馗、关公、傩将、傩公和傩婆、吉祥和如意等等。那套面具令人生疑，因为其形象和工艺风格酷似南丰面具，其中的吉祥和如意尤甚，应是南丰的一对和合神。问之，答曰石门楼傩为近年恢复，面具出自丰城工匠之手，且老人坦言曾去南丰学傩。不过，历史上石门楼有傩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的傩班，可能艺人在厥下村，所以，临时邀人演傩的地点放在厥下村的太阳殿，锣鼓不齐的，几位艺人套上服装、戴上面具，只是做了几个动作而已。但其面具及动作便能体察到，企望中兴的石门楼傩从内容和形式均已杂糅其他，而改变了原本风貌。

尽管如此，老人们的努力仍是可敬的，幸亏有识见的乡土文化人搜索地域文化记忆，才为后人探看历史打开了门窗。再说，在多有移民的幕阜山区，各种傩事活动原本包罗万象，融汇了赣地许多民俗现象的片段和细节，是民俗的编队重组，是艺术的集结黏合，也是娱人形式的优选再造。由此或可发现，傩到了石门楼，不断丢失娱人的内容和仪式，而娱人的形式以吸收、综合为手段，则得到强化。

近年访武宁，被同样当过乡村教师的李义全所感动。早年为家庭生计、为孩子前途，他不得不辞职经商，仍是为孩子前途计，夫妻俩竟毅然转让旺铺和生意，分别去给两个孩子当专职陪读，我觉得，这一行为也是和其家训一脉相承的。我在他以野茶树为邻的老家看到了贴在墙上的家训：“传家忠和孝，兴家文和德，持家勤和俭，安家让和忍，守家遵法度，败家黄赌毒。”秉持家训，传承家风，李义全家庭因此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最美家庭”。2018年，他瞄准野生茶资源返乡创业，摇身一变成了“李总”，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迷恋故乡的乡土文化人，他把家乡的地名用在商标上，把民间故事一一挖掘出来，仿佛经营野生茶，就是接续地域的传统文化。

武宁是全国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当年省作协与省林业厅联合组织的作家“林改”采风活动，曾遍访武宁的葱茏和生机；后来，我陆续前往探看西海湾的桃花岛，叩问老鸦尖的野茶树，拜访长水村的红豆杉。最近再次漫步武宁街头，忽然吟得一句：山为里坊水为邻，竹树争作武宁人。

一年四季都想长驻武宁呢。

压题图：醉美庐山西海 本报全媒体记者梁振堂摄



第 2302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怡情诗笺

七鲤记 (一组)

□ 天 岩

河影

所有的建筑似乎都与我无关
河里的倒影与我有关
它是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幻影王国
是的，我迷恋这种幻影胜过真实的世界
我迷恋小舟，浮桥，古镇
其实都是因为迷恋所有事物在河流里的倒影
它们触手可及，它们又永远无法抵达

打铁花

他们流转于各个村庄
像坚硬的石头在大地上迁徙
带着铁器，带着随时可以让夜空
无比绚丽的铁花，流星一样
烟花一样
但它们消逝和冷却的速度更慢
曾在我家寄住过一个多月的铁匠们
他们给我最大的馈赠就是无比绚丽的铁花
这些铁花，在我的每一件衣物上
都留下了大小不一的烙印

残缺的诗稿

古窑留给我的似乎唯有残缺的瓦片
码头和宏大的万寿宫是曾经繁华的见证者
现在，我们要以另一种繁华
完成一部残缺的诗稿，完成一次
对先人和祖辈最盛大的祝礼

敦本堂

面朝贡水，遥对峻峭
这是唯一能证明梦鲤生于斯长于斯的实物
不，它也曾毁于明代的一场大火
我所见的并非梦鲤所现
越是具体细微的实物，越是难以对抗时间
如果赋予了神性呢？
梦鲤能把前世、今生、后人都汇聚到
敦本堂，距离神性，只有一步之遥

古榕

古榕离神性最近或者说
是具有了神性的树
它孤木成林，可以祈雨，祈福，祈子，祈寿……
房子拆了建了，古榕留下了
市井，码头，庙宇，江河……
有了古榕树，才有了昌盛和灵性
这些沉默通达抓牢土地山河的智者
湿润而无声地吸纳着人世烟火……
须发干净，眉目慈祥，姿仪端庄……

万寿宫

“天定乾坤灵昭鲤镇，庭开日月威静蛟龙。”
请来镇水的神灵，护佑水运的竹木抵达四方
请来德高的大师，传授处世之道和文武韬略
我理解你从今往后的安静与空旷
正如你理解我一生无为，但依然胸怀天下

家园厚土

儿时的学堂

□ 何智勇

儿时的学堂，地处偏僻的蒙山脚下、美丽的蒙河河畔。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美好时光。

学堂坐落在人和乡辉江村小组与廖家村新屋小组交界处，原先是一座庵，一共7间平房，其中5间是教室。东边和西边用乱石砌出两堵围墙，将学堂围成一个独属于孩子们的小天地。

教室为青砖砌成，透过前后窗户，教室很明亮。课桌椅均为杂木加工而成，粗糙、简陋。两人共用一套。桌面凹凸不平，稍不留心，就会把试卷划出一道口子。凳子是长条的，起身时要小心跟同桌打个招呼，不然，突然站起，凳子就会失去平衡，另一端的同学就会四脚朝天。

学堂中间，有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小型操场，是用蒙河里挖出的沙砾碎石铺就的。围墙外西南方向，一棵七八百岁的老樟树下，一个人工挖出的沙坑专供学生跳远、跳高之用。每到课外活动时，孩子们就像小鸟般飞出笼子，小小的学堂顿时充满了欢笑声。

学堂不远处，蒙河自西向东奔流而来，快到学堂时，突然往北拐了一个弯，再从学堂大门外往南绕回去，写下一个大大的“C”字后，继续朝东流去。1979年，蒙河改道，把“C”字一侧封了个口子，河道随即被拉直。随着河水的退去，老河道上逐渐露出泥沙堆积的河床沙洲，村里便在沙洲栽插一些柳。40多年过去，当年栽下的垂柳主干已经需要两人才能合抱了。

由于学堂紧邻蒙河，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到河里玩水，但依然有调皮的学生偷偷下河，特别是放暑假三伏天“双抢”时，老师管不了、家长管不着，河面上会像饺子一样挤满了嬉闹声。

学业倒也轻松，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课外作业，放学后就是打猪草、放牛、抓鱼、砍柴，当然寒暑假作业还是有的。

进入新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生源逐渐减少，学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2002年，学堂由完小变成村小，仅保留一至三年级，4年后村小也被撤销，并入人和乡小学。

学堂门外的老河道正在改造成一座小微湿地公园。古老的三孔青石桥下，蒙河依然静静地流淌。绕着儿时的学堂走一走、看一看，那叮叮当当的上下课铃声，那朗朗的读书声，那熟悉的风声雨声，那课间的嬉戏打闹声，穿越近半个世纪，重新在我耳边久久回荡。